善本性

文主編陳鳳國

九七：海底隧道暗渡馬關

早餐後陳其禮新夫婦向主人一家告辭，此鄉至高松海濱碼頭基遙，濱口老太爺因夜來醉酒，但仍早起陪中用了早餐，送到門外說：「這是不容易光臨的貴賓，全家殷在門外握手，很有依之情，由司機開車，直北向高松開去。

——「趕渡海到宇野的船，每一小時一渡，現在早，十點前是半小時一渡，請放心。」

司機有禮而和善，途中始知每週小濱口醫生到高松市內開業，係自己開車。這司機乃是有必要時，用電話通知，他亦住在本鎮，騎摩托車來到。但這駕大型皇冠車，却是老醫生自己的。據說「阿耶斯卡」在此鄉辦有完整之農業專校，老醫生日日去辦公，担任校長，但校務則由一位青年農學博士，當副校長，實際上負責，而濱口老醫生，將平生積蓄，三分之一，捐給農校為基金。——「當而好仁，富而好禮，很值得香港富人學樣。」陳其禮慨嘆，素麗也說：「台灣阿耶斯卡倒有人捐地捐金，所以辦了十年，成績斐然。但辦得頂好的，却是印尼加卡達，乃一對日人夫婦主持，而印尼華僑，却肯捐助。」素麗的父親，就是台灣分會的有名董事。

到了碼頭，陳其禮準備的一封二萬元的大利市，給了司機，初時推辭不敢領，十分有禮。登船後，這一渡須行一小時半，到北岸宇野，再登小電車至新幹線大站的岡山。他們決定乘子彈車，西過門司馬關，到九州的福岡——現在是大阪至福岡，正等於大阪東去東京之距離。

「馬關條約還有四年半，便是百年紀念了。」陳其禮在車上告知素麗，她說：「變化太多了——日本也敗了，却又復興了。」

閱當日報紙，素麗興奮地指了一則廣告給陳其禮看：「我們今晚必須去看！」原來是：全世界性的慶祝公演——全新製造的新版「隨風而去」五十周年祭演出！

當然看，只怕輪不到票，所幸有四家影院公演，而福岡已演到第五週了。

過馬關至門司有海峽海底隧道，新幹線車已完全不覺，只在門司停一分鐘給客人上下。

「子彈車只大站停，大阪及福岡，共停五次，而門司不計在內！」福岡由濱口醫生打電話，訂了最大的「西急荷特露」。凡用「急」字作酒店名的，都屬新幹線經營，設備極闊，而收費較廉。沒料到西急的雖比，就可以用電話代買電影票，一到就買訂了。

九七：神魂顛倒

師姐容曰：「榮哥眞識奉承人客。」

基佬榮曰：「不是奉承，海倫，我會追你㗎！」

飛仔積曰：「海倫，無謂界佢利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哋眞識講笑！」

基佬榮同師姐容度完身，又攞了一本法國時裝雜誌界師姐容參考，乘機坐埋身邊，而文

十三妹原著湖江代現

盲咒

■田長歌

師姐容曰：「榮哥眞到榮哥咁得人驚。」

基佬榮曰：「然也，人人都話我基，其實錯晒，我識得欣賞靚女，如果有眞正靚女，我一定識欣賞。」

飛仔積曰：「榮哥，你基就認基，唔好見到靚女就話有搞基。」

基佬榮曰：「全世界都冤枉我，我有女朋友，不等於搞基，海倫，乘機坐埋身邊，而文嗅得一陣香氣，令人神魂顛倒。」

基佬榮曰：「有法子分辨，但這種香味十分好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有用香水者也。」

飛仔積十分有興，曰：「海倫，都話唔好講嘛，但眞係變了色狼一樣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唔好講人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然，榮哥，我不以爲你係基佬，因爲你有女性化表現。」

基佬榮曰：「唔聽！唔之至。」

飛仔積曰：「海倫，搞基有三種，一種做女人，一種做男人，一種做男做女，或者榮哥係第三種。」

基佬榮放開懷抱，搏命索，幾乎索到師姐容秀髮之間，曰：「有法子分辨，但這種香味十分好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有用香水者也。」

飛仔積十分有興，曰：「海倫，都話唔好講嘛，但眞係變了色狼一樣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唔好講人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然，榮哥，我不以爲你係基佬，因爲你有女性化表現。」

基佬榮曰：「唔聽！唔之至。」

飛仔積曰：「海倫，搞基有三種，一種做女人，一種做男人，一種做男做女，或者榮哥係第三種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榮哥，你以爲呢？」

基佬榮曰：「全世界都冤枉我，我有女朋友，不等於搞基，海倫，乘機坐埋身邊，而文嗅得一陣香氣，令人神魂顛倒。」

基佬榮